自由之家中国宗教自由报告
2017年

Freedom House

中国灵魂争夺战

习近平治下的宗教复兴、压制和抵抗

目录

概述	1
总论	4
变化中的宗教控制和迫害机制	15
图表：关键的宗教控制手段	24
地图：各省宗教迫害情况	25
I. 汉传佛教和道教	26
II. 基督教	42
III. 伊斯兰教	66
IV. 藏传佛教	86
V. 法轮功	108
建议	130

关于作者

萨拉 · 库克是自由之家资深东亚研究分析员，为本项目主任以及报告作者。她主持《中国媒体快报》，每月一期，以中英文两种语言提供有关中国新闻和言论自由方面的新闻和分析。她还是两份自由之家特别报告的作者：《政治局的困境：中国共产党压制政策的局限性》（2015年），以及《中国审查制度的阴影：中共媒体管制如何影响全球新闻媒体》（2013年）。

研究、编辑和顾问团队

五名精通中国宗教群体的专家（三名博士候选人、一名独立研究员、和一名记者）为本报告的五个章节提供了研究支持，但他们希望保持匿名。Tyler Roylance (自由之家编辑), Annie Boyajian (自由之家倡议负责人), 以及实习生Bochen Han 与 Cathy Zhang 提供了编辑和研究协助。三名希望匿名的中国研究学者担任了学术顾问。

致谢

本报告因为得到了Lynde and Harry Bradley Foundation 的慷慨支持才有可能完成。特别感谢Arch Puddington, Daniel Calingaert, 和 Robert Ruby提供意见和反馈。Garry Fey 担纲图像设计师。

封面说明

在2016年2月藏历新年期间，大量中国军人在甘肃省拉卜楞寺外聚集，防止抗争爆发。(Christophe Boisvieux/Getty Images)。

III: 伊斯兰教

迫害严重程度:

回族穆斯林

低

维吾尔穆斯林

非常高

迫害变动趋势:

回族穆斯林

略有增加

维吾尔穆斯林

增加

主要调查结果

1. **复兴与发展:** 伊斯兰教在中国有2100万信徒，在过去10年有了明显的发展。回族穆斯林新建了数以千计清真寺，而很多维吾尔人通过宗教活动来表明自己不同于占人口多数汉人的独立身份认同。伊斯兰教中极端保守的萨拉非派的影响力也有所扩大，甚至吸引了少数汉人皈依。

2. **分而治之:** 中国政府对穆斯林的待遇，随着不同民族和地理位置有着明显的差异。回族穆斯林在实践伊斯兰信仰的核心内容上，比维吾尔人要享有更大的余地，比如一日五祷、斋戒月斋戒、去麦加朝圣或是佩戴头巾等等。从事这些活动的维吾尔人则很可能丢掉工作，遭到罚款，甚至被捕入狱。

3. **习近平治下:** 自习近平2012年11月成为中共领导人之后，回族和维吾尔人都面对越发严格的限制和伊斯兰恐惧症，政府管控在新疆维吾尔自治区尤其变得更加深入和广泛。过去一些在新疆的非正式和地方性的限制措施—比如在宗教服饰和儿童教育问题上—已经变成了整个地区和全国性的法律规定，当局还开展新的运动来更加严格地监控智能手机的使用和强制商家卖酒。

4. **日益增加的暴力活动:** 政府对宗教活动的限制和粗暴的执行措施，与日益增多的暴力冲突和维吾尔人预谋发动的袭击事件有着密切关联，这些袭击行动目标针对警察、亲北京的宗教领袖和平民。中央政府一直以来把“维稳”放在首要位置，并开展了一场“严打”运动，给更多警察配备了武装，对即便是和平的宗教活动也采取严厉惩罚。安全部队向维吾尔平民开枪的事件变得更加普遍。

5. **经济奖惩:** 在某些情况下，中国政府在经济上的优先利益导致更加严厉的镇压，但同时也鼓励了部分政府部门在一些项目上，投入资金推广伊斯兰教或有关货物的出口。 新疆的政府当局大量利用经济奖惩手段以强化宗教管控。

甘肃省临夏一座回穆斯林清真寺。临夏有“小麦加”之称，那里对伊斯兰的限制比新疆要宽松得多。

照片来源：维基媒体

6 调适与抗争：回族穆斯林有调整他们的宗教活动以适应汉人思想，并通过现存的政治体制来影响政策制定的传统。面对更加限制性的环境，很多维吾尔人选择暗自躲避官方管控，获取未经认可的宗教出版物，私下坚守他们的信仰，或是拒绝参加官方的庆祝活动。还有些人采取更具反抗性的举动，比如蓄胡子、在禁止佩戴头巾的场所佩戴头巾，或是当警察试图执行这些粗暴的规定时，与之对抗。

“2009年以后，一切都变了。现在的规矩是，如果我去你家一起读《古兰经》，一起祈祷，政府发现了，你就得进监狱。”

—巴娜，来自新疆的维吾尔妇女，现居美国，2015年 [5]

“这一（回族小女孩背诵《古兰经》的）视频引起了广大网友一片哗然……甘肃省教育厅强烈谴责这种危害青少年身心健康的行径，要求各级教育部门……严禁各种宗教活动进校园。”

—甘肃省教育厅，2016年5月 [6]

伊斯兰教在中国：过去与现在

在先知穆罕默德逝世后不久后，伊斯兰教便于唐代（618-907）随着穆斯林商人通过丝绸之路，最初传入中国。在元代（1271-1368），伊斯拉教的影响力和穆斯林人数在中国得以扩大，部分元朝领导人本身也信奉伊斯兰教，尤其在维吾尔人居住的地区。[3] 中共在1949年执政之后，中国的穆斯林被纳入于1953年成立的“爱国”中国伊斯兰教协会（IAC）管理。在“文化大革命”期间，很多清真寺遭到毁坏，任何人公开表示自己的信仰都会受到残酷镇压和惩罚。[4]

毛泽东死后，宗教活动重新得到许可，中国伊斯兰教协会也得以恢复，清真寺和穆斯林圣地的重建得到批准。根据1982年指导宗教政策的中共中央委员会第19号文件，当时中国有1000万穆斯林。[5] 到目前，这个数字已经增加了一倍多。
中国现有的2100至2300万穆斯林人口，超过了很多中东国家的人口，而且呈现很强的民族多样性。[6] 大约有一半的中国穆斯林（1050至1100万）是回族，[7] 他们是阿拉伯和波斯商人的后裔，已经融入了中国社会与文化。他们的相貌特征非常接近占中国人口大多数的汉族，在宁夏、甘肃和云南等省区的部分地区都集中了大量回族人口，还有很多回族已经在中国其他地区定居。第二大穆斯林群体是维吾尔人，一支突厥语系的少数民族，人口大约1000万，他们有自己的语言、风俗和欧亚人种的外貌，主要集中在位于西北部地区的新疆 。[8]

中国其他的穆斯林人口属于若干不同的中亚民族—包括乌兹别克人、哈萨克斯坦人和塔吉克人—或是居住在北京和其他大城市的来自中东和非洲国家的移民。[9]

中国有3.5万座清真寺，其中半数字于新疆，有4.5万名伊玛目（阿訇）分散于多个省份。[10] 有若干重要的朝圣地分布在喀什、吐鲁番，以及甘肃省临夏市等地。临夏是一个回族穆斯林高度集中的城市，经常被称作“小麦加”。[11]

民族和地理分布的多样性也反映在伊斯兰教宗教活动上。绝大多数中国穆斯林属于逊尼派（Sunni），有一些维吾尔人属于苏菲派（Sufi）。有些宗教活动是为中国所有穆斯林普遍接受的，例如禁食猪肉和庆祝斋戒月（Ramadan），但是一日五祷、定期去清真寺参加主麻日（星期五）礼拜，则因信徒个人而异。另外，有些作为维吾尔人文化传统一部分与婚丧仪式相关的宗教活动，在维吾尔地区很普遍，但在其他穆斯林社群则没有。同时，回族穆斯林宗教活动中一个独特之处是女性伊玛目（阿訇）领导的妇女专用清真寺。[12] 尽管有些清真寺提供女性专用礼拜场所，维吾尔妇女一般不会和男人一起参加清真寺礼拜活动，而代之以聚集在彼此家中祈祷、读《古兰经》和进行社交活动。[13] 中国穆斯林宗教活动的多元性非常丰富，甚至在同一个族群和省份中，其表达伊斯兰身份认同的方式也存在明显差异。[14]

和中国其他宗教一样，在过去十年里伊斯兰教也经历了一场复兴。对于很多维吾尔人而言，提高宗教虔诚度、佩戴宗教标志和服饰，都是他们声张自己独立身份认同的方式，以区别于占人口多数的汉族。在回族，人们时常在一个商业化和物质化的社会中寻求精神和道德引领，近年来致富的穆斯林企业家拥有更多资源可以贡献于宗教机构。这场复兴的一个明显标志是越来越多新建清真寺和苏菲派殿堂，尤其是在甘肃省部分地区和宁夏回族自治区，甚至在一些小村庄也举目可见，这一地区有时被称作“《古兰经》带”。[15]

有一小部分汉族人或是出于宗教原因，或则是为了与一名回族配偶成婚，皈依伊斯兰教 。但是绝大多数变得更为虔诚的人是由于他们重新认知自身的伊斯兰传统。政府统计不见得提供中国穆斯林信徒的准确数量，因为这些数据主要是按照少数民族人口进行计算，其中暗含一个假设，即所有的回族或维吾尔族人都是穆斯林，以及所有穆斯林皆非汉族。[16]

还有其他一些因素也促进了伊斯兰教的复兴，比如越来越多的宗教书籍从阿拉伯文翻译为中

文，分享宗教内容的社交媒体的兴起，越来越多来自中东和南亚地区达瓦伊斯兰传教人员。[17]

分而治之的政策与实施

各个群体穆斯林和中国政府之间关系的特性有着很大差异。相比维吾尔族穆斯林，非维吾尔族的信众在宗教活动、服饰和媒体使用方面遇到的政府限制要明显少得多。全世界通行的日常穆斯林宗教活动在回族人当中相当常见，但是在维吾尔人中就受到非常严格的限制甚至遭到非法化，其中包括清真寺使用扩音喇叭召唤穆斯林参加主麻日礼拜，信徒在斋戒月封斋，青少年在伊斯兰学校学习，儿童跟随父母参加祈祷，个人观看有关伊斯兰教义的教学影片，或者是男人蓄胡子和女人戴头巾等等。

另外，政府中的回族雇员—包括公务员、教师、警察和国有企业的工人—可以公开表达他们的信仰和佩戴头巾，而在维吾尔公务员当中，这些活动则遭到严厉禁止。前往麦加朝圣是一项核心的伊斯兰教徒义务，非维吾尔穆斯林较易申请到护照并获准前往，而维吾尔人完成这项义务的机会则日益艰难 。

类似地，新疆南疆地区人口中维吾尔人占绝大多数，政府对南疆地区（如阿克苏、和田和喀什）的限制更趋严格、打压更加暴力，使南疆比北疆（乌鲁木齐可能是个例外）存在更多的暴力冲突和袭击事件。

全世界通行的日常穆斯林宗教活动在回族人当中相当常见，但是在维吾尔人中就受到非常严格的限制甚至遭到非法化。

1980年代新疆经历了一段相对开放期和宗教复苏，然而，新的限制宗教活动的法规在1990年代出台，而维吾尔居民与中国当局之间也出现暴力冲突。2001年美国“911”恐怖袭击发生后，中国当局加速收紧宗教管理以及非法化和平宗教活动。中共很快从聚焦于分裂主义的维吾尔国安威胁论，扩展为一场反对“三股势力”的运动—分裂主义、恐怖主义和宗教极端主义。[18]迄今，“宗教极端主义”的定义依然含混不清，大量有完整记录的案件证明一些维吾尔人看上去只是在从事一些无害的宗教或教育活动，却被政府武断地贴上“极端分子”的标签，并受到严厉惩处。

中国政府和维吾尔穆斯林关系的第二个分水岭出现在2009年7月。7月5日，警察强力镇压了维吾尔人在乌鲁木齐举行的一次和平示威。此次事件的起因是在中国南方的一家工厂，几名维吾尔工人在与汉族员工的斗殴中丧生。[19]这导致维吾尔人示威以表达对政府未进行彻底调查的失望。警方行动—根据国际特赦组织（Amnesty International）的报导，使用包括催泪瓦斯和橡皮子弹对付和平抗议者，导致维吾尔和汉族民众之间的暴力冲突。[20]

中国国家媒体报导有197人在事件中丧生，但是由于政府控制信息和恐吓目击者，当天事件的具体细节无法得到充分证实。“7.5”冲突之后的严厉镇压还包括大批维吾尔人被“失踪”、监禁和未经正当的法律程序被处决，这个地区的因特网通讯几乎被彻底切断了10个月。[21]时过七年，依然有数百名被拘押的维吾尔青年下落不明。[22]

习近平治下的伊斯兰教

习近平2012年执掌中共时，维吾尔人和平进行宗教活动和其他表明维吾尔穆斯林身份认同的自由空间自2009年以来已经大为收缩。然而，回族穆斯林在实践自己宗教信仰的核心内容方面，仍明显享有较大的余地。尽管回族和维吾尔人受到的待遇依然相去甚远，但是在习近平治下，这两个穆斯林民族所受到的限制，都在日益增强。

2012年以来这一段时期的特征是由维吾尔人发起的针对警察（政府权威的象征）、那些被认为与政府勾结的维吾尔人（包括一些宗教领袖）和平民的暴力袭击事件有所增加。多起事件发生

在新疆地区之外，最受关注的是2014年3月发生在云南昆明火车站的持刀袭击事件，造成至少29人丧生。[23]

在新疆地区制定法规、强化控制

国家在新疆对维吾尔人宗教活动的管控自2009年以来大幅度增加，这个趋势在习近平治下只是变得更加深化和扩大。有大量原本许可的例常、和平的宗教仪式，现在也被武断地贴上了“非法宗教活动”或“宗教极端主义”的标签。

这种模式的一个关键特点是向法规化的转变。2012年11月以来，中国政府实施了新的法律和法规，从而将一些限制和惩处宗教行为的地方性措施正规化。这一转变与习近平推行“依法治国”的努力一致。新措施包括2016年一月生效的《国家反恐法[24]、2015年1月生效的《新疆维吾尔自治区宗教事务条例》[25]和2015年2月实施的《乌鲁木齐市公共场所禁止穿戴蒙面罩袍的规定》。[26]

从理论上讲，用成文的法律替代不正规的指令应该是一个积极的发展，但是实际上这种趋势问题重重。这些法规含混的措辞基本上不能约束对“恐怖主义”、“分裂主义”和“宗教极端主义”等语汇的滥用和扩大化解读。它们在自治区和全国范围的实施扩大了原来一些相当地方化的规定。同时，更加严厉的法律环境和2014年5月开展的一场“严打”运动，也迫使地方官员落实那些他们原本会宽松执行的压制性规则条例。[27]

这些新的立法和额外的非正式指令已经影响到维吾尔人宗教活动的方方面面：

在斋戒月期间，政府还举办各种节目，要求人们去参加跳舞或是其他一些耗费体力的活动从而阻止人们封斋。

1. **宗教服饰和外貌的限制：**在习近平的领导下，阻止维吾尔妇女遮住面孔甚至头部、男人（尤其年轻男子）蓄长胡子的运动更加强化和扩大化，而且变得更加正式化。过去，有关宗教服饰的禁令没有法律基础，是通过地方性指令因地而异实施。[28] 而今，公共场所如医院、图书馆、银行张贴通告，明确拒绝为戴面罩的妇女和蓄胡子的男人提供服务。2014年8月，克拉玛依市政府宣布，在为期14天的一场运动会期间，此类人士禁止乘坐公交。[29] 2015年1月，乌鲁木齐市政府颁布了一项针对“穿戴蒙面罩袍”的禁令。[30] 无视禁令的政府工作人员和大学生面临被解雇或开除的风险。

   警察越来越多地要求妇女遵守禁令，他们根据线人举报搜查房屋并对违反禁令者处以罚款。在至少一个案例中，一名喀什男子因拒绝修面被判入狱6年，而他妻子因继续配戴面纱被判2年。[31] 就各种限制（即便有成文法规）的含混不清来说，学者詹姆斯·莱堡德（James Liebold）和提摩西·格罗斯（Timothy Grose）表示，尽管法规似乎涵盖了从一般的头巾到更加保守的罩袍（burqa），但到底什么样的服饰是被禁止的依然不明确。[32] 在2009到2013年间，戴头巾和蓄胡较为常见，但是随着法规的执行，用这种方式表达他们宗教认同的维吾尔人似乎少了很多。

2. **斋戒月（拉玛丹）：**对维吾尔人在斋戒月期间封斋的限制并非新现象，但是自2012年以来，这种限制变得更加系统化。[33] 餐馆必须开门，警察会监控那些在黎明前开着灯的房屋，学生被要求当着老师的面进食，而且参加礼拜的机会也受到限制。有些政府公务员和教师据报遭强制签署保证书誓言不会封斋，有些人还被安全部门“请去喝茶”以确认他们是否封斋。[34] 政府还举办各种节目，要求人们去参加跳舞或是其他一些耗费体力的活动从而阻止人们封斋。[35] 这些超越法律禁止范围强迫人们去从事某些活动的措施，说明政府极端粗暴的宗教管控 。

3. **非正式祷告：**和其他穆斯林一起在清真寺外进行祷告已经变得越来越困难，甚至是危险的。2015年1月生效的《新疆维吾尔自治区宗教事务条例》宣称，宗教活动只能在已经注册登记的场所进行，而在政府办公场所、公立学校、商业场所和“其他场所”，这些活动都是被禁止的。[36] 2015年9月，阿克苏地区一个村子的一个伊玛目（阿訇）和八个农民因为在户外祷告被判处7到9年徒刑。其中一位农民的妻子在庭审时说，“我从未听说这八个人做什么违法的事情，他们只不过是在政府指定的清真寺外祷告。全村对他们被捕都感到很震惊。”[37]

   针对非正式祷告的限制对于维吾尔妇女影响尤其严重，她们通常不会在清真寺祷告而是传统上聚集在各自的家中进行祷告和阅读《古兰经》。此类聚会现在则会导致拘捕。[38] 一般信徒进行的非正式布道和其他各种维吾尔宗教传统活动，例如圣殿节日或是与婚丧嫁娶相关的宗教仪式，也受到比过去更加严格的禁止。[39]

4. **儿童参加宗教活动：**中国当局长期以来就不允许年少维吾尔人接受宗教教育，和其他宗教信仰一样，穆斯林也要遵从政府试图限制18岁以下中国公民接触宗教的规定。尽管如此，2015年新的《新疆维吾尔自治区宗教事务条例》包含了迄今最为明确和广泛的措辞。按照《条例》的第37条规定，“未成年人不得参与宗教活动”，违反规定者会受到严惩。2015年3月，在和田地区的一个城镇对25人进行了公开审判，这些人或是给当地儿童讲授宗教课程，或是参加了有关课程。除了四名教师之外，在1.5万名群众面前受到审判的人包括了年仅6岁的学生和一位送她的孙辈参加宗教课程的60岁妇女。[40] 而那一对在家主办课程的夫妇的住宅也已遭到强拆。[41]

在和田地区的一个城镇对25人进行了公开审判，这些人或是给当地儿童讲授宗教课程，或是参加了有关课程。

上述种种对宗教活动的限制早已有目共睹，只是在近些年来有所加强。还有四种在过去相当罕见的打压形式，自2012年以来屡屡发生。

1. **推广烟酒销售：**2015年，在和田地区一个村子出现公告，要求餐厅和超市出售“五种不同品牌的烟酒”，并且要“摆放在醒目位置”来推销这些产品[42] 一名当地的中共干部说，这是淡化当地宗教色彩的运动的一部分，也是对那些自2012年以来已经停止销售烟酒的商家的一种响应——当地很多居民由于他们的穆斯林信仰而戒烟戒酒。2015年6月，在南疆的一个村子举行啤酒节和喝酒比赛，官方媒体对此进行了广泛报导，其旨在“挤压非法宗教传播空间”。[43]

2. **因使用媒体而遭到监禁：**维吾尔人长久以来就因为发布或流传有关宗教事务或侵犯人权的信息而饱受牢狱之灾。然而，在最近几年，越来越多的维吾尔人——包括青少年——仅仅因为浏览被禁止的宗教内容而受到严惩，有时他们根本不知道那些是违禁内容。[44] 有一起案例反映了对维吾尔人和回族人迥然不同的待遇，一些维吾尔人因为观看一些由回族穆斯林在中国制作的有关伊斯兰教的视频而被拘留。随着智能手机数量激增，官方对于网络内容更广泛的敏感度在此类事件中可见一斑。对民众的手机进行安全检查已经越发普遍，[45] 对于像和田这样的敏感地区的社交媒体进行全面干扰也有见于报导，[46] 而新版的《新疆维吾尔自治区宗教事务条例》已经包含了有关数码媒体的内容。[47]

3. **警方过度使用致命性武力：**2012年11月以来的若干起事件，警方在与抗议者的冲突中和进行入户搜查时对维吾尔平民开枪，其使用真枪实弹已经导致了旁观群众的死伤，包括儿童。[48] 警方在冲突初起时，或是在一些如果发生在汉族地区不会如此重手响应，但是针对维吾尔人，警方却使用致命性武力。[49] 此类事件所造成的当地紧张形势和更进一步的镇压时常持续数年。

4. **象征性的羞辱：**很多清真寺被要求在他们的房屋建筑上悬挂中国国旗，这一政府行动让维吾尔穆斯林深感羞辱。在至少一起事件中，政府官员将国旗放置在麦加方向，造成信众们看上去是在向着国旗礼拜。[50] 类似的还有，维吾尔男人被禁止在祷告之后进行传统形式的集体宗教舞蹈，而伊玛目（阿訇）却被强迫参加由政府主办的世俗舞蹈表演。[51] 在政府支持的剧院演出中，扮演反派角色的演员时常穿着宗教服饰、并蓄长胡。[52]

总而言之，所有这些管控措施及其实施代表了国家对新疆各地维吾尔人的宗教活动和日常生活的粗暴干涉，上升到了一个新的等级。对宗教服饰的禁令、入户搜查、商业干预和严密监控等手段的实施范围越发扩大，几乎无人可以置身其外。

其结果是在维吾尔人中产生了对中国政府越来越强烈的怨恨与愤怒，有时还导致了针对政府代表和甚至平民的暴力行为。随着政府在2014年5月开展新一轮“严打”运动，此类暴力事件在2014年下半年有所增加 。[53] 有些暴力事件似乎是由于民众的懊恼失望或是试图保护其他维吾尔同胞免遭抓捕或侮辱而爆发的自发行动。2014年7月在喀什附近的莎车县发生的致命冲突似乎就属于此类。据报导，由于政府对齋月斋戒的限制，以及安全部队在筛查妇女头巾的一次挨户搜查引发的争吵中，杀害一家五口人，引发了维吾尔人的愤怒，继而导致了暴乱和随后的镇压行动。[54] 其他还有一些明显有预谋的刑事犯罪。一位政府认可的伊玛目在表达了支持政府在莎车暴力事件中的镇压行为之后不久被暗杀，他所领导的位于喀什的清真寺是全国最大的清真寺之一。[55]

中国当局认为，他们对待维吾尔穆斯林的政策是反对“三股邪恶势力”斗争的必要组成部分，而新疆暴力事件的增加说明其对安全方面的担心是正当的。除此之外，一些民主国家早已或打算采用其中部分限制措施，比如禁止蒙面。但是中国政府所采取的步骤远远超出了实现安全目的所需要的水平，而且未能区别对待暴力袭击和和平宗教活动。

事实上，自2012年以来，还有其他一些考虑似乎也推动和强化了对明显非暴力宗教活动的限制：

- **中央政府强调稳定胜于发展：**虽然有些新规章似乎是地方官员的实验性措施，而其他一些则明显是由中央或自治区当局主动提出的。中央还发出了明显的信号从而间接影响了地方当局的作为。在习近平治下，“维稳”显然已经成为这一地区的头等要务，意味着甚至经济发展的重要性，也只能屈居第二。这代表了从胡锦涛时代到习近平时代的一个转变，这种转变可以从2010年和2014年5月的两次新疆工作会议论调的对比，以及习近平自己的讲话中可以明显看出。[56] 此外，政府的资源配置也发生了相应的变化，新疆地区的公共安全预算从2011年的75.7亿元人民币（合11.6亿美元）上升到2015年的107.2亿人民币（合16亿美元），四年内增长了41%。[57]

- **官僚体系诱因和人事变动：**地方官员有强烈诱因使得他们宁可错罚那些和平的信徒，也不愿意冒险让一个潜在的暴力分子成为漏网之鱼。尤其在类似2014年5月开展的“严打”运动期间，地方官员都通常会被分配指标，规定他们必须抓捕的“分裂分子”、“恐怖分子”和“宗教极端分子”的人数。[58] 另外两个变化也造成了近年来治安状况恶化和警方使用致命武力的趋势。2009年的暴乱和镇压之后，据报导有很多维吾尔族警察出于道德考虑而辞职。而据说一些人品不端的人接替了他们的职位，其中包括一些曾经因暴力犯罪被判过刑的人。[59] 另外，随着针对警察的暴力袭击事件在2013年有所上升，有更多警察配备枪支，但他们并没有全部受过充分的训练。[60]

- **尽力削弱维吾尔人的团结和公共生活：**在宗教上的重要性之外，像齋月、圣殿节这样的节日以及非正式的女性祷告聚会都是维吾尔人进行社交活动和强化共同身份认同的机会。[61] 然

而，政府将这种团结看做是对国家统一的威胁。斋月期间，很多穆斯林习惯上会去帮助他们社群中有生活困难的家庭，这些往往是家中有孩子或丈夫被捕入狱的家庭。但中国当局则将对这些人的访视与帮助视作他们表达反政府情绪。[62] 斋月由于其时间点而在政治上变得敏感——近些年的斋月大体上恰逢2009年7月抗议和镇压的周年纪念。类似地，宗教服饰和外貌作为维吾尔人团结与抗争的标记，也获得了新的涵义。当维吾尔人看到他人戴面纱或是蓄胡，其团结意识会因而增强。[63] 而地方当局则希望通过降低宗教信仰可见度，来向上级展示他们反对“三股势力”的运动已经取得了成效。

- **削弱未来世代“宗教意识”的运动：**中国当局禁止18岁以下的少年儿童参加宗教活动和接受宗教教育，并且严格限制在校大学生参与宗教活动。这些限令是一个旨在降低年轻人宗教虔诚度和维吾尔身份认同的系统性措施的重要组成部分，尤其针对那些受过高等教育的年轻人。[64] 政府这一尝试的其他方面还包括在学校教科书中积极推广无神论，管控那些可能对年轻人产生影响的虔诚成年信徒，比如学校教师或大学教授。[65] 随着限制措施的加强，虔诚的伊斯兰教徒已经无法获得教职，这也让维吾尔年轻人失去了同时作为虔诚的穆斯林和受尊重的守法国家雇员的人生榜样。[66]

生活在中国其他地方的维吾尔穆斯林没有受到他们在新疆的同胞同样的打压，但是他们经常受到的歧视、监视或管控（尤其在大学里）则是其他穆斯林民族所未曾遭遇的。那些采取更加积极的态度反对中国政府对维吾尔人在宗教或其他方面进行限制的人，面临潜在的严厉惩罚。一个突出的事例就是住在北京的学者伊力哈木·吐赫提（Ilham Tohti），他和他的几名学生因为运作一个旨在推进维汉民族理解的网站而被捕入狱，并于2014年9月被判处无期徒刑 。[67]

笼罩在阴影下的回族穆斯林的相对自由

在新疆地区日益强化的限制和像伊力哈木·吐赫提这样的个案，扩大了回族和维吾尔穆斯林之间的不同体验。但与此同时，由于习近平上台以后加强对宗教事务的管控，或是官方和大众因伊斯兰教的传播以及受伊斯兰启发的暴力威胁所产生的与日俱增的焦虑，使得回族穆斯林也没能完全置身事外。

2014年昆明持刀袭击事件之后，有关当局在昆明附近个旧市沙甸镇对萨拉菲派回族穆斯林进行了镇压，包括拘捕了一位著名的伊玛目。[68] 2015年斋月期间，北京各个清真寺都明显地部署了警察。[69] 2016年5月，青海当局开展了一项旨在遏制穆斯林、清真食品以及宗教标志扩散的运动，[70] 而甘肃政府则一再重申禁止在学校讲授宗教内容。[71]

2016年9月颁布的《宗教事务条例修订草案》当中，针对包括回族穆斯林宗教教育的管控措施明显有很大的扩展。其中最值得关注的变化之一是“宗教院校”被加进了各类宗教场所的名单，而要接受《草案》共74条中16项有关条款的管控。[72] 同时，习近平在2016年7月视察宁夏期间，在当地清真寺会见了穆斯林领袖，号召“坚决抵制非法宗教渗透”。一些观察人士将习近平的视察解读为一种信号，象征中共领导人愈加关注宗教极端主义在回族和维吾尔人当中的传播。[73]

有若干因素似乎促进了中央对回族穆斯林态度的转变，并可能导致更加严格的限制政策：

- **萨拉菲派的传播：**这个极端保守主义派别是伊斯兰教逊尼派的一个变体，不论其真实本质为何，萨拉菲派经常被同暴力极端主义联系在一起。这个派别近年来在中国迅速的传播，加强了中国政府的焦虑感，同时也引起一些回族穆斯林领袖们的关切。据学者德鲁·格拉德尼（Dru Gladney）说，萨拉菲派在过去五年甚至吸引了一些汉族人皈依。[74] 萨拉菲派信徒在中国的人数依然不确切，估计人数在数千至数万不等，只占穆斯林人口很小的一部

分。但是，他们在一些特定的社区获得了影响力，比如云南个旧的沙甸乡，甚至在甘肃临夏州的一些穆斯林聚居的乡镇中，建立了他们自己的清真寺和宗教学校。这些事态发展已经提高了中国穆斯林与国外相同教派的个人和组织之间互动的政治敏感性，尤其是与沙特阿拉伯。

- **中共内部有关民族政策的权力斗争：**中共有关民族政策的幕后争论由来已久，但据学者詹姆斯·莱堡德（James Liebold）表示，最近那些主张推行更多民族同化措施的官员占据了优势。来自宁夏的回族官员王正伟在2016年5月突然被解除职务，他曾在宁夏回族自治区为建造清真寺和伊斯兰教其他各方面的复兴争取政治空间。[75] 王正伟还曾经积极推动通过有关清真食品管理的国家立法，若该法案通过，将会有助于发展中的清真食品出口产业，以及减少人们对误贴标签的担心，但这项立法于2016年4月被束之高阁。[76]

新疆地区暴力事件的增加、维吾尔人在中国其他地方发起的袭击以及国家媒体煽动性的报导，都推动了近年来汉族民众当中反伊斯兰情绪的增长。

- **汉族民众当中日益增长的反伊斯兰情绪：**新疆地区暴力事件的增加、维吾尔人在中国其他地方发起的袭击以及国家媒体煽动性的报导，都推动了近年来汉族民众当中反伊斯兰情绪的增长，而那些相关的民众往往对不同的穆斯林民族不分青红皂白。这在社交媒体的讨论中尤其明显。在2016年的4月和5月，大量有关中国“穆斯林化”和“阿拉伯化”的谣言和阴谋论在网上广为流传，而并未遭遇新闻审查。而前任国家宗教事务局局长叶小文的一些言论更是推波助澜，他断言“伊斯兰泛化的后面，隐藏着一个巨大的威胁”。[77] 2014年的一段有关一个小女孩身着传统伊斯兰服装背诵《古兰经》的视频，在2016年5月在网上重新出现，该影片引发了汉族网民对回族博主的谴责和网络霸凌，并导致甘肃省恢复对学校宗教活动的禁令。[78]

政治管控的主要手段

中国当局采用了若干主要策略来影响伊斯兰教的发展和减少在政府监控范围之外进行宗教活动的机会：

1. **控制宗教领袖：**和对待中国其他宗教一样，中共试图控制伊斯兰教活动的一个核心手段就是伊玛目的录用、培养和任命。想成为伊玛目的穆斯林必须在10座国家认可的伊斯兰学院之一学习。[79] 据报导，学院课程除了伊斯兰教课本，还包括很多政治教育和马克思主义理论课。即便是在学习《古兰经》上，通常重点也是在背诵和记忆，而不是内容阐释。[80] 对于回族穆斯林，政府允许有些清真寺举办一些非官方的更加注重综合性宗教学习的研习班，但是那些想要对公众讲道的学生通常还要完成在官方讲习的培训。[81] 学生毕业、通过了伊斯兰教协会和宗教局的政审以后，受分派到各个清真寺，但依然需要定期参加政治学习。[82]

   尤其在新疆，伊玛目们都在安全人员和便衣线人的密切监控之下。那些被认为违反了官方规章条例和指示的人——无论是带领非正式宗教集会、提供私下宗教教导、允许其他乡镇的穆斯林来自己管辖的清真寺礼拜，或者是未能在公共舆论中对政府政策表达充分支持——都会面临被解职、罚款和遭到监禁的风险。

2. **诠释伊斯兰教经典：**中国政府下了大功夫去影响穆斯林信徒们可能接触到的宗教信息和经典。讲经布道的内容取决于政府定期发布的小册子，宣讲过程也受到严密监控。伊斯兰教协会和国家宗教局解析伊斯兰教法（Sharia），试图找寻支持中共统治和中国民族主义的内容，并且更改《古兰经》维文译本中的某些段落，使之更加符合中国官方论述。[83] 据报导在2013年，官员们向新疆的各个清真寺散发了政府规定的伊斯兰教义汇编。去年，伊斯兰教协会向全国各个伊斯兰教团体散发了一系列讲座材料。[84]

3. **严格管理麦加朝觐：**在过去20年，中国政府每年批准越来越多的穆斯林去沙特阿拉伯参加麦加朝觐，根据官方数字，2015年有1.45万人前往。[85] 然而，有关当局一直严格控制批准程序。只允许穆斯林参加伊斯兰教协会组织的团队前往朝觐，这些朝觐团往往耗资不菲，甚至有时还要收取贿赂。2006年以来，根据与中国政府的一项协议，沙特当局只向参加官方朝觐团的穆斯林颁发签证，进一步减少了信徒们独自朝觐的可能性。

   参加朝觐的条件是需要得到当地宗教局的批准，并完成“爱国主义教育”学习。[86] 各省有年度名额分配，名额强烈优先提供给50岁以上的穆斯林。伊斯兰教协会的朝觐名额主要提供给回族穆斯林，不过他们一直抱怨需要等上很多年才能拿到护照或是在官方的朝觐团获得一个空缺。维吾尔人获得和持有护照则极为困难，极少有人能满足参加伊斯兰教协会朝觐团苛刻的政治条件。结果是，有些维吾尔人试图使用假护照经过土耳其前往沙特阿拉伯。2016年，一群98名维吾尔人在伊斯坦堡机场被截留，并可能已经被遣返回中国。[87]

4. **无处不在的监控：**中国当局在新疆地区对普通穆斯林信众实施了严密监控。2009年以来，安全部队在新疆各地部署显著增加，持枪警察甚至在一些小村庄也已成为寻常风景，装甲车辆定期在街上巡逻。[88] 2016年在两个月内，光是乌鲁木齐就建造了949个“便民警务站”，据称是为了创造一个“严密的安全网”。[89]

   种种粗暴干预措施—诸如挨户搜查以及要求村民签署保证书揭发邻里中的“宗教极端主义”事例等等—成为普遍现象。政府似乎还在进行一场大规模的计划，构建一个所谓的“宗教家庭”数据库，以追踪那些蓄胡、戴面纱或是经常祷告的新疆居民。[90] 对个人的监视还辅以电子监控的手段，包括安装在清真寺里的闭路电视系统、乌鲁木齐火车站的人脸部识别扫描，[91] 以及装有摄像头的流动派出所等等。其结果是维吾尔人越来越难以在他们觉得合适的地方进行宗教活动，甚至包括在他们私人住宅里。对回族穆斯林或是在北京那样穆斯林社群更加分散的大城市，监控则明显宽松很多。[92]

5. **司法诉讼、“被失踪”和暴力镇压：**在新疆施行宗教管控的过程中，中国当局大量采取拘押、诉讼和监禁等措施——甚至只是为了惩治一些似乎微不足道的违法行为。2012年11月以来，遭到拘押和被判刑的人包括了从十几岁的青少年到中年伊玛目和年迈的妇女。由于法庭判案缺少透明度，新疆地区涉及宗教犯罪的准确人数尚不清楚。但是，大批维吾尔人因违反安全规定或刑事法规而遭到拘押或起诉，当中有些可能只是参与了和平的宗教活动。

2012年11月以来，遭到拘押和被判刑的人包括了从十几岁的青少年到中年伊玛目和年迈的妇女。

   根据“对话基金会”（Duihua Foundation）所引述的官方资料，2013-2014年，有592名维吾尔人因危害安全罪名受到审判。[93] 此外，在这两年期间新疆有大约1.2万起审判是针对那些被指控危害社会秩序的人，这一指控经常被用来惩处那些散布禁闻、参与和平抗议或是挑战政府有关宗教活动禁令的人。据报导在有些小区有多达三分之一的家庭有亲属被拘禁。[94]

   不管涉嫌什么罪名（包括违反宗教禁令）的维吾尔人，一旦被拘禁就极有可能遭遇酷刑和死亡的严重危险。一名被拘禁14年并于2011年获释的前政治犯，描述了他所在的乌鲁木齐监狱里，例行殴打和长期佩戴镣铐。据称，他还目睹了多人被殴打致死，以及因狱中恶劣的卫生条件而产生的高患病风险和其他健康问题。[95] 当监狱当局对他们进行“考验”时，暴力和恶劣待遇有时会特别施加在那些坚持自己伊斯兰教信仰的维吾尔囚犯身上。[96]

   很多家庭—或许有数百个—有亲属在2009年7月冲突和随后的镇压中被安全部队带走，这些

人在数年之后依然下落不明。甚至轻微的违法行为也逐渐可能遭致极端严厉的惩罚，维吾尔人对此人心惶惶，也同时让他们怀恨在心。反之，如此严苛的待遇在回族穆斯林当中是极为罕见的，甚至一位萨拉菲派伊玛目于2015年在云南被拘留，其在被拘押27天后也被无罪释放。[97]

投资与经济奖惩

中国政府把经济放在优先地位在有些状况下，导致对伊斯兰采取更加严厉的打压，但有时也使有关政府部门在一些宣传伊斯兰教的项目上投入资金。在新疆，经济发展方案涉及价值400亿美元的“一带一路”项目，其旨在与其他欧亚大陆地区构建交通和基础设施纽带，加上新疆地区宝贵的自然资源，提高了在这个地区包括宗教活动方面“维稳”的重要性。

新疆当局已经采取措施把这个地区最神圣的穆斯林圣地阿巴和加麻扎（Apakh Khoja Mazar Mausoleum）和其他规模较小的圣地作为旅游点进行推广。一些学者和维吾尔观察人士已经对此表示关切，他们担心这些方案加上那些对传统圣地节日的禁令，冒着伊斯兰教商品化的风险并且会给民族紧张关系火上浇油。[98] 在若干事例中，一些圣地的管理权已经交给了汉族人开办的旅游公司。据学者亚历山大 · 帕帕斯（Alexandre Papas）说，“（新疆的）很多圣地现在都收取大多数当地人付不起的门票费用。”[99]

新疆的政府当局广泛使用经济的奖惩手段来加强对宗教的管控。那些向政府当局提供维吾尔同胞宗教活动信息的人通常都会得到金钱奖励。2014年4月，阿克苏地区的政府网站上贴出了一则通告，说明向政府举报当地居民从事违禁行为的告发人能获得最高5万元（8千美元）的奖励。这些违禁行为共有53种，其中有18项行为涉及宗教活动，比如地下传道、公共场所祷告、举行伊斯兰传统婚礼、或是某些特定类别的公民（包括学生和公务员）在斋月封斋等等。[100]

据学者亚历山大 · 帕帕斯（Alexandre Papas）说，“（新疆的）很多圣地现在都收取大多数当地人付不起的门票费用。”

经济惩罚措施包括可能失去社会福利、丢掉工作、被大学开除和罚款等等。有些案例中，支付社会福利的附加条件是接受者要签字保证不带面纱。[101] 若干最近施行的有关禁止穿着宗教服饰和蓄胡的管理规则规定，对违反或是那些被认为拒不改变外貌的人，处以上至5000元（800美元）的罚款。[102] 而2015年，新疆地区的每月平均收入只有3300元（530美元），绝大多数维吾尔人的收入，尤其在农村地区，比该数字要更低。[103]

回族地区的情况迥然不同。在宁夏回族自治区首府银川，当地政府投资数十亿美元让该城市对外国穆斯林游客更具吸引力，尤其是那些来自中东地区的游客。他们在路牌上添加了阿拉伯文，2016年5月阿联酋航空公司（Emirates Airline）首次由迪拜直飞银川。[104] 当地建造了一座奢华“中华回乡文化园”，以及一条“世界穆斯林民俗文化街”，包括一座在2005年落成、有着使人印象深刻的金色穹顶清真寺，不过这座清真寺更像一个少有人光顾的旅游景点，而非敬拜场所。[105] 在像临夏这样的城市，当地官员们还创立了专门生产“穆斯林产品”的产业园区，给回族企业家们提供廉价土地和税收优惠。有不少回族企业从这些政策中获利而成为部分出口产品的全球领导者，如廉价的伊斯兰头饰。[106]

社会反响与抗争

面对同化的压力，回族穆斯林向来会调整他们的宗教形式以适应汉人思想，甚至已有些人身居要职。近来，回族代表们也通过政治管道推动了对其有利的立法，譬如清真食品议题。很多回族宗教领袖也采取防御型措施来避免招致官方打压，包括同萨拉菲派伊玛目们保持距离，以及不接受国外捐赠，而在自己社群内部集资兴建清真寺。与此同时，他们也采取积极措施来规避官方限制。例如，很多回族人无视针对儿童宗教教育的限令，开办了大量的伊斯兰学校，甚至

教幼童背诵《古兰经》。

很多回族人无视针对儿童宗教教育的限令，开办了大量的伊斯兰学校，甚至教幼童背诵《古兰经》。

于维吾尔人而言，由于新疆比中国其他地区更加政治化的司法环境，他们无法积极透过法律渠道达成行动目标。公开的抗争，比如街头抗议或是向国际社会曝光其所遭受的虐待，都会遭遇严厉打压。地下宗教学校和其他更加私人的活动也会引来暴力镇压。有些维吾尔人继续公开无视官方禁令，例如在公共场所佩戴头巾并宁愿支付罚款。其他很多人则转而采取更加委婉的抗争形式：

- **私下违抗官方禁令：**尽管一旦被抓获将会受到惩处，很多公务员、教师和学生采取不同方式试图去清真寺礼拜、在斋月期间封斋或是进行一日五祷。[107] 人们白天回到家中私下进行祈祷，或是把食物藏在包里以便在日落后食用，或是挡住他们屋子的窗户从而可以在不为人知的情况下在日出前进餐。那些被要求在斋月期间开门营业的餐厅，会提前把食物做好，而且只保留最少量的员工。父母们私下里教他们的孩子阅读《古兰经》。[108]

- **以戒绝规避作抗议：**近年来，越来越多的维吾尔人戒烟或者戒酒，并且尽可能避免参加官方举办的各种庆祝活动。[109] 一位接受采访的人解释说，有些家庭已经选择在像婚礼这样的私人活动中也不再跳舞，解释是“发生了这些让人痛心的事情，我们心情很悲伤。人们觉得这个时候不应该庆祝。”[110] 有些维吾尔人决定将某些官方文件看做是“违反伊斯兰教法的”（haram），以致2014年阿克苏地区的政府通告中列举的法律禁止行为包括拒绝使用人民币、拒绝或毁坏其他政府文件、不向政府申领结婚证等等。[111]

- **获取被查禁的信息：**很多维吾尔穆斯林积极通过非官方管道寻求有关伊斯兰教和当地新闻事件的信息。这可能包括：一名寄宿学校的学生会搜索一个未经删节的维文版《古兰经》，一家人聚集在一起观看一部讲述先知穆哈默德从麦加去往麦地那关键之旅的电影，[112] 或是据称有越来越多的人绕过网络封锁在手机上收听自由亚洲电台的报导。[113]

这些事例强调，中国当局在试图扑灭新疆穆斯林和平与日常的宗教活动，以及消除维吾尔人的个人和共同信仰中，所面临的困难。越来越多的官员认为维吾尔人的这些反应中暗藏政治反对意见，他们于是采取了更加匪夷所思的限制措施，比如抓捕那些不去参加葬礼的人，[114] 或是在那些有很多人戒酒的地方强迫商店卖酒。

只要中国当局继续将恐怖主义的暴力行动与和平宗教活动混为一谈，这个地区的紧张形势和暴力循环就将更加恶化。

针对无害宗教活动日趋频繁的严厉惩处，也使得那些维族村干部、警察和其他为政府工作的人深陷窘境。在2012年以来的一些海外媒体采访中，这些官员一再表示，他们对于政府公然过度处罚也感到震惊和不解。2016年6月，阿克苏地区的一名农民因与家人一起观看一部有关穆斯林迁徙的影片而被判7年徒刑，村治保主任对自由亚洲电台说：“很难向村里人解释为什么会发生这样的事情，这根本说不通，非常不公平。”[115]

未来展望

几乎没有迹象显示习近平和中共有任何意愿改变目前对待中国穆斯林的政策走向。反之，2016年下半年的一些事态发展—包括前西藏书记调任新疆，以及据说计划在乌鲁木齐以外建造更多监狱—都预示着政府会更加扩展强硬手段。然而，只要中国当局继续将恐怖主义的暴力行动与和平宗教活动混为一谈，这个地区的紧张形势和暴力循环就将更加恶化。在这些条件下，官方以及广大群众的反穆斯林情绪也有可能增长。这将会不可避免地影响到回族穆斯林，并将逐渐侵蚀他们与维吾尔穆斯林之间的差别待遇。

注解

1. 《中国：做一个穆斯林女人最好和最糟的地方》，作者：Bethany Allen-Ebrahimian，Tea Leaf Nation (blog), Foreign Policy, July 17, 2015, http://foreignpolicy.com/2015/07/17/china-feminism-islam-muslim-women-xinjiang-uighurs/.
2. 《中国一个省份下令宗教远离学校》，Associated Press, May 6, 2016, http://bigstory.ap.org/article/36b66993ff68458d8a6173c252bcf24d/chinese-province-orders-religion-out-school.
3. 《伊斯兰教在中国》，作者：Jo Smith Finley， Oxford Bibliographies, November 30, 2015, http://www.oxfordbibliographies.com/view/document/obo-9780199920082/obo-9780199920082-0121.xml.
4. 《中国回族小区：迁徙、定居与教派》，作者：Michael Dillon，(New York: Routledge, 2015), 171.
5. 《中共中央关于印发“关于我国社会主义时期宗教问题的基本观点和基本政策”的通知》，国家宗教事务局，1982年3月31日， http://www.sara.gov.cn/zcfg/zc/497.htm. 英文翻译见:《当今中国宗教：政策与实践》，作者：Donald MacInnis，(New York: Orbis Books, 1989), 8–26, https://www.purdue.edu/crcs/wp-content/uploads/2014/08/Document_no._19_1982.pdf.
6. 国家宗教事务局2011年的数据是2100万，而自由之家通过分析中国10个穆斯林民族2010年的人口普查数据，得出的总数是2310万。见《中国2010年人口普查数据》，中国统计出版社，2011年， http://www.stats.gov.cn/tjsj/pcsj/rkpc/6rp/indexch.htm;《中国宗教概况》，国家宗教事务局，2011年， http://www.sara.gov.cn/zwgk/17839.htm.
7. 见《中国2010年人口普查数据》。有些观察者引用的数字为1100万。见《一个有关中国两个穆斯林民族的故事》，作者：Brent Crane，外交家（The Diplomat），2014年8月22日, http://thediplomat.com/2014/08/a-tale-of-two-chinese-muslim-minorities/.
8. 《中国2010年人口普查数据》。
9. 由于回族和维吾尔人突出地位，本章节着重于这两个民族的经历，虽然其他穆斯林小区同样受到很多官僚体系的和监管性的控制。
10. 《中国宗教概况》，国家宗教事务局。
11. 《“麻扎”沙漠的来龙去脉》，作者：Rahilä Dawut、Sanjyot Mehendale和Alexandre Papas,，《交流：东亚历史文化评论》，2012年6月，https://cross-currents.berkeley.edu/sites/default/files/e-journal/photo-essays/dawut_mehendale_papas.pdf;《蔓延的伊斯兰恐惧症：火在线的中国回族穆斯林》，作者： James Leibold，中国简报（China Brief）， Jamestown Foundation，2016年6月21日，https://jamestown.org/wp-content/uploads/2016/06/CB_16_10_4.pdf。
12. 这一传统已经存在数百年，但是近年来由于这样的清真寺获准在政府注册而获得了更大的合法性。见《中国：做一个穆斯林女人最好和最糟的地方》，作者：Bethany Allen-Ebrahimian。
13. 同上。
14. 见Lesley Turnbull 在云南的田野调查中，对昆明市的回族与沙甸乡的穆斯林进行的对比。《追寻伊斯兰“正统”：在中国边缘地区的穆斯林认同本土化》，作者：Lesley Turnbull，《交流：东亚历史文化评论》（Cross-Currents: East Asian History and Culture Review），2014年9月，https://cross-currents.berkeley.edu/e-journal/issue-12/turnbull.
15. 《如果中国反伊斯兰，为何这些中国穆斯林得享信仰复兴？》，作者：Hannah Beech， 时代杂志（Time），2014年8月21日， http://time.com/3099950/china-muslim-hui-xinjiang-uighur-islam/。
16. 《有中国特色的伊斯兰教法：一位学者看回族穆斯林》，作者：张彦（Ian Johnson），纽约时报（New York Times），2016年9月6日， http://www.nytimes.com/2016/09/07/world/asia/china-islam-matthew-erie-shariah.html。
17. 同上。
18. 《被玷污的神圣权利：中国铁腕打压维吾尔宗教自由》，维吾尔人权项目（Uyghur Human Rights Project），2013年4月30日，http://docs.uyghuramerican.org/Sacred-Right-Defiled-Chinas-Iron-Fisted-Repression-of-Uyghur-Religious-Freedom.pdf。
19. 《2010年世界自由报告》中国部分，自由之家（Freedom House）， https://freedomhouse.org/report/freedom-world/2010/china。
20. 《乌鲁木齐骚乱三年来，对维吾尔人的镇压越发粗暴》，国际特赦组织（Amnesty International），2012年7月4日，https://www.amnesty.org/en/press-releases/2012/07/urumqi-riots-three-years-crackdown-uighurs-grows-bolder/。
21. 《我们甚至害怕看见他们：新疆抗议之后的“被失踪”》，人权观察（Human Rights Watch），2009年10月20日，https://www.hrw.org/report/2009/10/20/we-are-afraid-even-look-them/enforced-disappearances-wake-xinjiangs-protests。
22. 采访一位居住在美国的维吾尔记者，2016年9月。
23. 《中国火车站的持刀袭击者杀死29人，砍伤130人》，作者：Ralph Ellis，CNN，2014年3月2日，http://www.cnn.com/2014/03/01/world/asia/china-railway-attack/；《致命的持刀袭击：昆明的恐怖事件》，Analects China (blog)， 经济学人（Economist）, 2014,年3月3日，http://www.economist.com/blogs/analects/2014/03/deadly-knife-attack。
24. 《中国的综合性“反恐法”：详探中国第一部综合性反恐怖主义法》，作者：周尊佑（音译）， 外交家（The Diplomat）， 2016年1月23日，http://thediplomat.com/2016/01/chinas-comprehensive-counter-terrorism-law/。原始文本见:《授权发布：中华人民共和国反恐怖主义法》，新华网， 2015年12月27日，http://news.xinhuanet.com/politics/2015-12/27/c_128571798.htm。英文译本见：China Law Translate, “Counter-Terrorism Law (2015)，” 2015年12月27日， http://chinalawtranslate.com/%E5%8F%8D%E6%81%90%E6%80%96%E4%B8%BB%E4%B9%89%E6%B3%95-%EF%BC%882015%EF%BC%89/?lang=en.。
25. 《新疆维吾尔自治区宗教事务条例》，新疆维吾尔自治区人大常委会，天山网，2014年11月28日， http://news.ts.cn/content/2014-12/04/content_10789678_all.htm#content_1。

26. 《乌鲁木齐市禁止穿戴遮面裹体服饰》，作者：Timothy Grose、 James Leibold，中参馆（ChinaFile）， Asia Society，2015年2月4日，http://www.chinafile.com/reporting-opinion/features/city-urumqi-prohibition-wearing-items-mask-face-or-robe-body；《新疆加强控制宗教极端主义》，作者：崔佳（音译），中国日报（China Daily），http://www.chinadaily.com.cn/china/2014-11/29/content_18996900.htm。

27. 采访一位居住在美国的维吾尔记者，2016年9月；采访Julia Famularo（2049计划研究所助理研究员），2016年9月。

28. 《中国在新疆维吾尔自治区的宗教管制：对突厥穆斯林的隐藏威胁？》，作者：Julia Famularo，2049计划项目，2015年4月8日，http://www.project2049.net/documents/Famularo_PRC_Religious_Regulations_Xinjiang.pdf。

29. 《中国西北城市：留胡子戴面纱不得上车》，作者：Te-Ping Chen 、 Kersten Zhang，China Real Time Report (blog)，华尔街日报（Wall Street Journal）, August 6, 2014年8月6日，http://blogs.wsj.com/chinarealtime/2014/08/06/beards-veils-banned-on-buses-in-northwest-chinese-city/。

30. 《乌鲁木齐市禁止穿戴遮面裹体服饰》，作者：Timothy Grose、 James Leibold

31. 《中国一名穆斯林因为拒绝刮胡子被判刑六年》，作者：Simon Denyer 、 Xu Yangjingjing，华盛顿邮报（Washington Post）， 2015年3月30日，https://www.washingtonpost.com/news/worldviews/wp/2015/03/30/china-jails-a-muslim-for-six-years-for-refusing-to-shave-his-beard/。

32. 《中国为何禁止伊斯兰面纱又为何无法奏效》，作者：Timothy Grose 、 James Leibold，中参馆（ChinaFile），Asia Society，2015年2月4日，https://www.chinafile.com/reporting-opinion/viewpoint/why-china-banning-islamic-veils。

33. 采访一位2008年以后曾经数次造访那个地区的国际观察人士，2016年4月。

34. 《中国禁止新疆官员斋月封斋》，BBC，2014年7月2日，http://www.bbc.com/news/world-asia-china-28123267；《中国限制新疆维吾尔穆斯林斋月封斋》，作者： Eset Sulaiman 、 Richard Finney，自由亚洲电台（Radio Free Asia），2016年6月9日， http://www.rfa.org/english/news/uyghur/restricts-06092016162515.html。

35. 《中国当局要求在斋月期间“盯紧”维吾尔穆斯林》，作者：Dolkun Kamberi，Mamatjan Juma和Richard Finney，自由亚洲电台， 2015年6月24日, http://www.rfa.org/english/news/uyghur/ramadan-06242015084626.html?searchterm:utf8:ustring=Ramadan。

36. 同上。亦见于《新疆维吾尔自治区宗教事务条例》的第31-32条，新疆维吾尔自治区人大常委会，2014年12月4日， http://news.ts.cn/content/2014-12/04/content_10789678_all.htm#content_1。

37. 非同寻常的严厉惩罚从当地官员有关这起案件的言辞中也看的很明显。见《中国新疆伊玛目和农民因非法宗教活动被判刑》，作者： Shohret Hoshur，Mamatjan Juma和 Roseanne Gerin，自由亚洲电台，2016年3月16日， http://www.rfa.org/english/news/uyghur/uyghur-imam-farmers-sentenced-for-illegally-practicing-religion-in-chinas-xinjiang-03162016112010.html?searchterm:utf8:ustring=mamut。

38. 《中国：做一个穆斯林女人最好和最糟的地方》，作者：Bethany Allen-Ebrahimian

39. 采访维吾尔人权项目研究人员，2016年4月。

40. 在一次媒体采访中，一位当地警官承认那些被判刑的人没有参加任何暴力活动，而只是“送他们的孩子参加地下宗教学习……在政府打击他们的时候。”见《当局对25名和田地区维吾尔人以“威胁国家安全”罪进行公审》，作者：Shohret Hoshur，Mamatjan Juma和 Roseanne Gerin，自由亚洲电台，2015年3月27日，http://www.rfa.org/english/news/uyghur/hotan-uyghurs-put-on-trial-03272015170151.html?searchterm:utf8:ustring=Ramadan。

41. 《因在家中学习古兰经，维吾尔人房屋被中国当局强拆》，作者：Shohret Hoshur，Qiao Long和 Joshua Lipes，自由亚洲电台， 2015年4月1日， http://www.rfa.org/english/news/uyghur/demolition-04012015151727.html?searchterm:utf8:ustring=Ramadan。

42. 《中国当局命令维吾尔穆斯林店主购进酒和香烟》，作者：Shohret Hoshur，Mamatjan Juma和 Joshua Lipes，自由亚洲电台，2015年5月4日， http://www.rfa.org/english/news/uyghur/order-05042015133944.html?searchterm:utf8:ustring=+alcohol+and+cigarettes。

43. 《中国在穆斯林县城举办啤酒节，引发流亡维吾尔人的愤怒》，作者：Ben Blanchard and Paul Tait， 路透社（Reuters），2015年6月22日， http://www.reuters.com/article/us-ramadan-china-idUSKBN0P20L620150622。

44. 《被判无期徒刑的维吾尔少年的父亲说，他是中国严打运动受害者》，作者：Shohret Hoshur，Roseanne Gerin， 自由亚洲电台，2015年11月6日，http://www.rfa.org/english/news/uyghur/uyghur-teenager-serving-life-sentence-is-victim-of-chinas-strike-hard-campaign-11162015141753.html?searchterm:utf8:ustring=Ramadan。

45. 《新疆警方加强检查智能型手机用户》，作者：Eset Sulaiman， Roseanne Gerin，自由亚洲电台，2016年1月8日，http://www.rfa.org/english/news/uyghur/police-increase-checks-of-smartphone-users-in-xinjiang-01082016133532.html。

46. 同上。

47. 《新疆和西藏的宗教管制》（会议论文），作者Julia Famularo。

48. 例如，2013年8月阿克苏地区的一个村庄发生了致命暴力事件，警察向一群维吾尔人开枪。当时，地方政府阻止来自附近一个村子的民众参加开斋节会礼（Eid al-Fitr）的祈祷，这个活动标志斋月的结束。群众向阻止他们的人投掷石块。至少有3名维吾尔在冲突中被射杀，超过50人受伤，据报导在随后几个星期有数百人被拘押。在受伤的人当中有一位年近4岁的小女孩，她被安全部队击伤激起了维吾尔居民的怒火。另一个在本章后文中将写到的例子是，在2014年的一次挨户搜查带面纱妇女的行动中，有一家五口人被杀害。见《当局在新疆乡镇“维稳”，维吾尔人被迫参加强制劳动》，作者：Shohret Hoshur，，Mamatjan Juma和 Joshua Lipes，自由亚洲电台，2015年11月3日， http://www.rfa.org/english/news/uyghur/hashar-11032015181544.html?searchterm:utf8:ustring=shohret+hoshur；《开斋节前夜维吾尔女孩被枪击引发冲突》，作者：Shohret Hoshur，Mamatjan Juma和Parameswaran Ponnudurai，自由亚洲电台，2013年8月12日，http://www.rfa.org/english/news/uyghur/shooting-08122013193025.html?searchterm:utf8:ustring=Ramadan。

49. 尽管是响应一些暴力行为，但警方似乎过度使用了致命武力。2013年8月，一名男子因被警方要求刮胡子而持刀捅一

名警官，他被当场击毙。见《维吾尔男子在因胡子而引发的冲突中被射杀》，作者：Shohret Hoshur，Mamatjan Juma和 Rachel Vandenbrink，自由亚洲电台， 2013年8月5日, http://www.rfa.org/english/news/uyghur/uchturpan-08052013173737.html?searchterm:utf8:ustring=turpan。

50. 《新疆维吾尔人祈祷时须面对中国国旗》，作者：Massoud Hayoun，维吾尔人权项目， 2013年9月19日， http://uhrp.org/news/uighurs-xinjiang-mosque-have-face-china-flag-when-praying。

51. 《打压宗教自由：新疆伊玛目被迫参加跳舞》，Express Tribune，2015年4月18日， http://tribune.com.pk/story/871879/suppressing-religious-freedoms-chinese-imams-forced-to-dance-in-xinjiang-region/。

52. 采访一位居住在美国的维吾尔记者，2016年9月。

53. 自由之家的一位专家对新疆地区2012年11月至2014年11月间发生的与宗教相关的暴力事件进行了分析归类。分析结果发现，自“严打”开始以后，月平均数增加了三倍，由每月0.5起增加到1.5起（2012年11月至2014年4月的18个月为9起，而2014年5月1日至2014年10月底的6个月为9起）。见《新疆和西藏的宗教管制》（会议论文），作者：Julia Famularo。

54. 《新疆莎车县暴乱，数十名维吾尔人被枪杀》，作者：Shohret Hoshur 等，自由亚洲电台， 2014年7月29日，http://www.rfa.org/english/news/uyghur/reports-07292014102851.html?searchterm:utf8:ustring=Ramadan。

55. 《新疆暴力事件激增，喀什清真寺大伊玛目被刺杀》，作者：Tania Branigan，英国卫报（Guardian） 2014年7月31日， https://www.theguardian.com/world/2014/jul/31/china-jume-tahir-imam-kashgar-xinjiang-mosque-stabbed-death-violence。

56. 《蔓延的伊斯兰恐惧症：火在线的中国回族穆斯林》，作者： James Leibold。

57. 《关于新疆维吾尔自治区2011年财政预算执行情况和2012年财政预算草案的报告》，新疆维吾尔自治区财政厅，2012年1月10日， http://www.mof.gov.cn/zhuantihuigu/2012czysbgjd/bfssysbg/201202/t20120229_631686.html; 《新疆维吾尔自治区2015年财政预算执行情况和2016年财政预算草案的报告》，新疆维吾尔自治区财政厅，2016年1月11日，http://www.mof.gov.cn/xinwenlianbo/xinjiangcaizhengxinxilianbo/201602/t20160216_1707825.html。

58. 采访一位居住在美国的维吾尔记者，2016年9月。

59. 同上。

60. 采访Julia Famularo.

61. 采访一位居住在美国的维吾尔记者，2016年9月。

62. 同上。

63. 同上。

64. 这项措施的另一个关键部分是近年来实施的“双语教学”转型，如此一来学校里除了维吾尔语文课用维语授课外，几乎所有课目都是用汉语授课，哪怕师生都是维吾尔人。

65. 《被玷污的神圣权利》，维吾尔人权项目。

66. 《中国：做一个穆斯林女人最好和最糟的地方》，作者：Bethany Allen-Ebrahimian。

67. 《中国判处维吾尔学者无期徒刑》，作者：Edward Wong，纽约时报，2014年9月23日， http://www.nytimes.com/2014/09/24/world/asia/china-court-sentences-uighur-scholar-to-life-in-separatism-case.html; 《中国以分裂罪名关押维吾尔学者的7名学生》，作者：Michael Martina，路透社，2014年12月9日，http://www.reuters.com/article/us-china-rights-xinjiang-idUSKBN0JN0AO20141209。

68. 《中国回族穆斯林的调和与殉道》，作者：Alice Su，纽约客（New Yorker），2016年6月6日，http://www.newyorker.com/news/news-desk/harmony-and-martyrdom-among-chinas-hui-muslims; 《萨拉菲派在中国的兴起加剧穆斯林内部的猜疑与分裂》，作者：Jonathan Kaiman， 洛杉矶时报，2016年2月1日，http://www.latimes.com/world/asia/la-fg-china-saudi-arabia-20160201-story.html。

69. 《中国：做一个穆斯林女人最好和最糟的地方》，作者：Bethany Allen-Ebrahimian。

70. 《蔓延的伊斯兰恐惧症》，作者： James Leibold。

71. 《中国是否在限制回族的宗教自由？》，作者：Wai Ling Yeung，China Change， 2016年5月13日， https://chinachange.org/2016/05/13/is-china-moving-to-restrict-religious-freedom-for-the-hui-muslims/。

72. 《中国宗教法律比较：2015年和2016年》，作者：Thomas DuBois，Academia，https://www.academia.edu/28414977/Chinas_Religion_Law_2005_vs._2016。

73. 《宗教迫害威胁下的中国穆斯林》，作者：Carey Lodge，Christian Today，2016年7月21日http://www.christiantoday.com/article/why.chinas.muslims.under.threat.of.religious.persecution/91142.htm。

74. 《萨拉菲派在中国的兴起加剧穆斯林内部的猜疑与分裂》，作者：Jonathan Kaiman，洛杉矶时报，2016年2月1日，http://www.latimes.com/world/asia/la-fg-china-saudi-arabia-20160201-story.html。

75. 《蔓延的伊斯兰恐惧症》，作者： James Leibold。

76. 《中国的清真食品法：中国与穆斯林世界打交道，“伊斯兰教”立法引争议》，作者：Matthew S. Erie，外交官，2016年5月27日，http://thediplomat.com/2016/05/chinas-halal-constitution/。

77. 《叶小文：警惕宗教“泛化”后面的“极端化”》，作者：叶小文，环球时报，2016年5月7日， http://opinion.huanqiu.com/1152/2016-05/8873522.html; 《蔓延的伊斯兰恐惧症》，作者： James Leibold。

78. 《中国是否在限制回族的宗教自由？》，作者：Wai Ling Yeung。

79. 《2013年度报告》，美国国会中国问题委员会，2013年10月10日，https://www.cecc.gov/publications/annual-reports/2013-annual-report.

80. 《为了真主、北京和马克思：中国的年轻伊玛目遵循党的路线献身伊斯兰教》，Japan Times， 2016年5月23日，http://www.japantimes.co.jp/news/2016/05/23/asia-pacific/social-issues-asia-pacific/for-allah-beijing-and-marx-young-imams-in-china-espouse-islam-through-prism-of-party-line/#.WAEOnmWy1SV。

81. 同上。《41名维吾尔人被拘留，只因没参加党干部的葬礼》，作者：Shohret Hoshur，Brooks Boliek，自由亚洲电台，2014年3月23日，http://www.rfa.org/english/news/uyghur/china-detains-03242016163359.html?searchterm:utf8:ustring=shohret+hoshur。

82. 2013年，中国伊斯兰教协会举办了“2013年全国伊斯兰教经学院工作情况交流会”，来自中国伊斯兰教经学院等10所伊斯兰教院校的30余名负责人和教师参加会议。国家宗教事务局副局长张乐斌在发言中要求“各经学院认真学习领会党的十八大精神”。见《2013年全国伊斯兰教经学院工作情况交流会在京召开》，国家宗教事务局，2013年1月31日，http://www.sara.gov.cn/xwzx/xwjj/19007.htm；《2013年度报告》，美国国会中国问题委员会。

83. 采访一位现居美国的维吾尔记者。

84. 《强化解经成果应用 促进社会和谐发展》，国家宗教事务局，2013年2月4日，http://www.sara.gov.cn/ztzz/2013gzhy/jlcl_2013gzky/19055.htm；《2013年度报告》，美国国会中国问题委员会；《2012年度报告》，美国国会中国问题委员会，2012年10月10日。https://www.cecc.gov/publications/annual-reports/2012-annual-report。

85. 《努力增加麦加朝觐人数》，作者：Cui Jia，中国日报，2016年7月7日，http://www.chinadaily.com.cn/china/2016-07/07/content_26000048.htm。

86. 《中国维吾尔穆斯林切盼自由前往麦加朝觐》，作者：Ananth Krishnan，The Hindu，2011年10月30日，http://www.thehindu.com/news/international/chinas-uighur-muslims-yearn-for-liberal-hajj-regime/article2580392.ece。

87. 《维吾尔穆斯林试图前往麦加朝觐在土耳其被拘留》，作者：Shohret Hoshur，Memetjan Juma和Brooks Boliek，自由亚洲电台，2016年5月18日，http://www.rfa.org/english/news/uyghur/chinese-uyghurs-detained-05182016135332.html。

88. 采访一位2008年至2014年曾经数次造访那个地区的国际观察人士，2016年4月；《照片中的新疆》，作者：Graham Adams，外交官，2013年4月17日http://thediplomat.com/2013/04/by-graham-adams/?allpages=yes。

89. 《乌鲁木齐市大街小巷将建949个便民服务站》，新华网，2016年10月27日，http://www.xj.xinhuanet.com/2016-10/27/c_1119797874.htm。亦见于James Leibold的推特账户，2016年10月27日，https://twitter.com/jleibold/status/791808479035920385。

90. 《中国在新疆登记宗教信徒》，作者：Qiao Long，Luisetta Mudie，自由亚洲电台，2013年5月2日，http://www.rfa.org/english/news/uyghur/registration-05022013112851.html。

91. 《乌鲁木齐火车站首先在新疆使用人脸识别技术》，新华网，2016年7月7日，http://www.chinadaily.com.cn/m/xinjiang/urumqi_hightech/2016-07/07/content_26006747.htm。

92. 采访一位2008年至2014年曾经数次造访那个地区的国际观察人士，2016年4月。

93. 《2014年新疆国家安全诉讼趋缓，刑事诉讼飙升》，对话基金会，Human Rights Journal，2015年3月10日，http://www.duihuahrjournal.org/2015/03/xinjiang-state-security-trials-flat.html。

94. 《中国新疆维吾尔伊玛目和农民因参加非法宗教活动被判刑》，作者：Hoshur。

95. 采访一位现居土耳其的前维吾尔政治犯，他希望保持匿名，2016年11月。

96. 同上。

97. 《萨拉菲派在中国的兴起加剧穆斯林内部的猜疑与分裂》，作者：Jonathan Kaiman。

98. 采访现居美国的维吾尔记者；亦见于《中国的苏菲派：沙丘背后的圣殿》作者：张彦（Ian Johnson），纽约书评（The New York Review of Books），http://www.nybooks.com/daily/2013/04/25/china-xinjiang-sufi-shrines/。

99. 《朝圣中国西部的穆斯林圣殿》，作者：Alexandre Papas，见于《维吾尔地区活着的圣殿》作者：Lisa Ross，（Monacelli Press，2012)。

100. 《简报：中国企图将维吾尔所有宗教信仰活动定为非法》，维吾尔人权项目，2014年5月8日，http://docs.uyghuramerican.org/5-8-14_Briefing-Religious_Restrictions.pdf。

101. 《新疆和西藏的宗教管制》（会议论文），作者：Julia Famularo。

102. 例如2015年1月生效的《新疆维吾尔自治区宗教事务条例》，新疆维吾尔自治区人大常委会。亦见于2015年2月生效的乌鲁木齐市有关条例：《乌鲁木齐市禁止穿戴遮面裹体服饰》，作者：Grose and Leibold；《中国在新疆维吾尔自治区的宗教管制：对突厥穆斯林的隐藏威胁？》，作者：Julia Famularo，2049计划项目，2015年3月31日http://www.project2049.net/documents/Famularo_PRC_Religious_Regulations_Xinjiang.pdf。新疆的一位出租车司机对《经济学人》记者说，他们的公司警告雇员如果搭载戴面罩仅露眼睛的乘客，将会被罚款5000元。见《新疆的民族动荡：遮不住的威胁》，经济学人，2013年7月6日，http://www.economist.com/news/china/21580491-more-outbreaks-violence-show-governments-policies-are-not-working-unveiled-threats。

103. 根据《世界经济展望数据库》2016年4月提供的数据，2015年的人均收入是4万元（$6400）。每月平均收入为3300元（$530）。按照国外专家估算和中国国家媒体的定期报导，南疆地区维吾尔人的收入，尤其是农民，只有这个数字的一半。见《世界经济展望数据库，2016年4月》，国际货币基金组织。数据采集于2016年11月，http://www.imf.org/external/pubs/ft/weo/2016/01/weodata/index.aspx。

104. 《中国为穆斯林世界打造宏大炫目主题公园》，作者：Kyle Haddad-Fonda，外交政策（Foreign Policy），2016年5月11日，http://foreignpolicy.com/2016/05/11/chinas-massive-garish-new-theme-park-for-the-muslim-world-hui-minority-yinchuan/。

105. 《中国对穆斯林的双重待遇》，作者：Huzafa Khan，Inquilabist，2016年9月17日，http://inquilabist.com/index.php/2016/09/17/chinas-duplicitous-treatment-of-muslims/。

106. 《政府管制宽松，回族公开宗教活动》作者：Andrew Jacobs，纽约时报，2016年2月1日http://www.nytimes.com/2016/02/02/world/asia/china-islam-hui-ningxia.html。

107. 采访 Julia Famularo。

108. 《中国维吾尔人藐视斋戒禁令》，作者：Umar Farooq，半岛电视台（Al-Jazeera），2014年7月5日，http://www.

aljazeera.com/indepth/features/2014/07/chinese-uyghurs-defy-ramadan-ban-20147471125107552.html。

109. 据报导，一位和田地区的地方官员解释说，政府正试图强迫商店销售烟酒，因为在过去三年当地社区几乎所有人都已经戒酒，而政府将这个看做它丧失了宗教权威方面的影响力。见《中国当局命令维吾尔穆斯林店主购进酒和香烟》，作者：Shohret Hoshur, Mamatjan Juma和 Joshua Lipes，自由亚洲电台，2015年5月4日，http://www.rfa.org/english/news/uyghur/order-05042015133944.html。

110. 采访现居美国的一位维吾尔记者。

111. 《简报：中国企图将维吾尔所有宗教信仰活动定为非法》，维吾尔人权项目。

112. 采访现居美国的一位维吾尔记者。

113. 采访现居美国的一位维吾尔记者。

114. 《41名维吾尔人被拘留，只因没参加党干部的葬礼》，作者：Shohret Hoshur，Brooks Boliek，自由亚洲电台，2016年3月24日，http://www.rfa.org/english/news/uyghur/china-detains-03242016163359.html?searchterm:utf8:ustring=shohret+hoshur。

115. 《维吾尔人因观看穆斯林电影被判7年徒刑》，作者：Shohret Hoshur，Richard Finney，自由亚洲电台，2016年5月9日，http://www.rfa.org/english/news/uyghur/film-05092016151441.html?searchterm:utf8:ustring=shohret+hoshur。

Freedom House

自由之家是一个非营利、无党派机构，支持民主变化，监督自由，倡导民主和人权。

1850 M Street NW, 11th Floor
Washington, DC 20036

120 Wall Street, 26th floor
New York, NY 10005

www.freedomhouse.org
facebook.com/FreedomHouseDC
@freedomHouseDC

202.296.5101 | info@freedomhouse.org